



世纪文库

论法国

[法] 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论法国

[法] 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鲁 仁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法国/[法]迈斯特著;

鲁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467-3

I. 论... II. ①迈...②鲁... III. 法国大革命

(1789~1794) —研究

IV. 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516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论法国

[法] 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鲁仁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4

字 数 143,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467-3/K·1089

定 价 16.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导言（以赛亚·伯林）/1

第一章 论革命 /24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中的上帝意图推测 /29

第三章 论战争对人类的祸害 /43

第四章 法兰西共和国能够维持长久吗？ /53

第五章 论法国革命的反宗教性质
——兼论基督教 /62

第六章 论上帝在政治体制创建中的作用 /70

第七章 当今法国政府无能的标志 /76

第八章 论法国旧宪法
——兼论国王及其1795年7月的《告法国同胞书》 /84

第九章 如果发生反革命，会怎样呢？ /99

第十章 论所谓的反革命危险 /105

第十一章 大卫·休谟谈法国革命史片断 /128

后记 /143

译名对照表 /145

译后记 /150

导言^{*}

以赛亚·伯林

一

在许多同代人的眼里，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个极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可怕，乃因他所写下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这个人。其实，他的同代人没有多少机会了解他，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是在供职于萨丁国王和圣彼得堡宫廷——他被派到那儿担任外交代表——中度过的。他令人惊恐，是因为他的狂暴且冥顽不灵的教条主义，他希望以此打垮他不赞成的学说。

埃米尔·法盖（Émile Faguet）大概是 19 世纪的法国对迈斯特最准确、最公允的批评家。关于迈斯特的一般观点，他有过很公正的评价。他说，迈斯特是“一个狂热的绝对专制主义者，一个激进的神权主义者，一个毫不妥协的严刑酷法论者，一个教皇、国王和刽子手，三位一体说的使徒。他是最严格、最狭隘、最不容更改的教义的始终如一的鼓吹者。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幽灵，集博学之士、检察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身份于一身。”^[1]

* 本书导言由冯克利先生自英译本译出，参见 Joseph de Maistre, *Consideration on France*, 19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编者注

[1] Émile Faguet, *Politiques et moralists de dix neuvième siècle*, 1st series (Paris, 1890), p.1.

此外，“他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恐怖、消极服从和国家崇拜”^[1]；他的信仰不过是“稍加掩饰的邪教”^[2]；他是“梵蒂冈的军事执政官”^[3]。一位仰慕者谈到过他的“恐怖基督教”^[4]；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新教徒埃德加·昆奈特 (Edgar Quinet)，也提到迈斯特的“靠刽子手做帮手的冷酷上帝，国家治安常设委员会中的基督”^[5]；在我们今天，西班牙哲学家米古尔·德·乌纳穆诺 (Miguel de Unamuno) 也提到迈斯特的“屠宰场”^[6]。

这便是他的一幅常见的肖像。它主要是由圣伯夫 (Sainte Beuve) 开先河，又由 19 世纪的另一一些思想家使其变为牢不可破的成见。迈斯特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君主制的狂热拥护者，一个甚至更狂热的教皇权威的支持者。他高傲固执，意志坚定，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能够从教条主义的前提，严格推导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极端结论。他文采飞扬，态度强硬，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中世纪的博学之士，徒劳地试图阻止历史潮流。往好处说，他是个悲剧式的贵族人物，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丑陋世界发出挑衅和指责。往坏处说，他是个顽固不化的死硬派，对于这个非凡的新时代，他只一味地咒骂，对于它所带来的好处，他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人们认为，他的著述古怪有趣，但并不重要——那是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抗拒进步的垂死挣扎。他被描述成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的卫道士，勇敢归勇敢，但注定在劫难逃；无论按 19 世纪的批评家所采取的什么态度，他是懦弱的前辈人中间一个既愚蠢又可憎的遗老。但是，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他，人们都认定他的时代已成过去，他的世界已同当代不相干。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维克多·雨果、拉梅内 (Lamennais)、圣伯夫、法盖、詹姆斯·斯蒂芬 (James Stephen) 和莫莱 (Morley)，尤其是哈罗德·拉斯基

[1] *ibid.*, p. 59.

[2] *ibid.*

[3] *ibid.*, p. 60.

[4] S. Rocheblave, 'Étude sur Joseph de Maistre', *Rev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religieuses* 2 (1922), p. 312.

[5] E. Quinet *Le Christianis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45), pp. 357—358.

[6] ' [EI] matadero del difunto conde José de Maistre', Miguel de Unamuno, *La agonía del cristianismo*, p. 308 in *Obras completas*, ed. Manuel Garcia Blanco (Madrid, 1966—), vol. VII.

(Harold Laski)，他写过一篇关于迈斯特的文章，认定迈斯特是个已被淘汰出局的人。

这种观点在 19 世纪是可以理解的，在当代却显得有些荒谬。迈斯特虽然使用过时的语言，但是他的言说内容，却道出了我们今天的反民主言论的根本；把他与当时的进步主义者相比，他其实是极现代的，只是生不逢时而已；他的思想没有立刻产生影响，那是因为它们在当时水土不服。他的学说，更不用说他的思想态度，若想生逢其时，需要再等上 100 年。

二

在迈斯特本人看来，他的任务就是摧毁 18 世纪建立起来的一切。让我来解释一下他这种思想状态是如何发生的。1753 年他出生于萨沃伊的尚贝里，这里当时属于皮埃蒙特—萨丁王国 (Kingdom of Piedmont—Sardinia) 的领地。在 18 世纪，它是个较为开明的地方，先于法国废除封建制已有多年。跟另一些自由派贵族一样，迈斯特是个温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别反动，也不十分固执。大革命爆发时，他已是成年人。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就像经历过大革命的另一一些人——如圣西门、席勒和黑格尔——一样，也极力反对这场革命。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景象会他没齿难忘，使他变成了跟自由、民主和傲慢态度沾边的任何东西，跟知识分子、批评家和科学家有关的一切事物，跟造成法国大革命的一切势力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在谈到伏尔泰时，仿佛此人是他的世仇。

身为萨沃伊人的迈斯特进入王室供职。当法国革命党人入侵萨沃伊时，他开始撰写抨击革命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着鲜明的特点：它们生动活泼，措词激烈，旋即引起世人的注意。可是萨丁国王觉得他是宫廷里一个不安分的人。这个小朝廷偏安一隅，权势有限，而迈斯特太招眼，太活跃，思维敏捷，眼界不凡，这里根本容不下他。不过，他显然十分

能干，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文章备受瞩目。于是宫廷决定把他打发到尽可能远的地方。1803年他以萨丁国王公使的身份，被派往圣彼得堡，在那儿一直呆到1817年。

在圣彼得堡，人们都认为他魅力非凡，举止得体，温文尔雅。他是个出色的、亲切可人的对话者，一个令人开心的伙伴，社交场上的宠儿。他在圣彼得堡过得很开心；俄国的君主政体让他着迷，他在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亲信中如鱼得水。其实，亚历山大一世在当政期间，也不时把他当作政治顾问加以利用。

抗击拿破仑的战争过后，出于某种原因，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把他召回。这也许是因为他让太多的时髦女士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些女士中的几位，在西欧的天主教界发挥过极大作用。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个性突出的人，插手俄国的政策有些过分。无论如何，刚刚恢复王位的萨丁国王打算把他召回。他回到首都都灵，得到一份闲差，直到1821年十分体面地去世，没有任何政治权势，其实也没有任何其他权势。他的声望主要发生在他去世之后。

三

如我所说，迈斯特最强烈表达的目标，就是摧毁18世纪，摧毁18世纪的思想。把18世纪的思想看成铁板一块是错误的。18世纪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不过他们也确实有着某些共同的东西。他们或许不完全相信进步；他们或许不完全相信上帝；他们或许不完全相信灵魂不朽。他们中间有人相信直觉，另一些人相信经验主义。有些人相信自发而单纯的感情，也有人相信科学与智巧。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相信，从天性上说，人即使不好，无论如何也不算太坏，他有着向善的潜力；只要不受恶棍骗子的欺蒙，人人都是其个人利益和价值的最佳判断者，人们大体上会服从他们的理解力为自己揭示的行为规则。18世纪的思想

家相信，进步是可取的——譬如说，自由是优于奴役的；以所谓的“自然律令”为基础的立法，几乎可以纠正一切谬误；自然是行动的惟一原因，它的机制，从原则上说，就像几何学或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只要你掌握了一套公理，便可以从中进行推导。他们相信，凡是好的、真实的、有美德的、自由的事物，也必然是和谐的事物；其实不止于此，它们还是互为关联的事物。在他们中间，更看重经验主义的头脑确信能够建立一门人性科学，就像能够建立无生命世界的科学一样；伦理和政治问题，只要它们是真正的问题——它们怎么会不是呢？——便能够找出答案，其确定性不亚于数学和天文学；建立在这种答案上的生活，将是自由的、可靠的、幸福的和明智的生活。他们相信，利用过去 100 年里获得的技能和实践方法，将给知识和行动领域带来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千禧年将降临于人间。大体上说，此乃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共同信念、他们的普遍倾向和态度。

这便是迈斯特打算根除的一切。他要铲除 18 世纪具有这些特征的一切事物，使其再无立足之地。他肩负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因为他相信，让无辜者蒙受苦难的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他怀着边缘国家的人对于他们希望认同的国家——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的热情，对法兰西（住在萨沃伊的他，处于其边缘地带）爱慕有加。对于有人意欲摧毁在现实中金光灿灿的理想，他极其愤慨，立志于抨击使他的梦想破灭的力量。因此，他不理会先验的理想主义社会学，而是决定诉诸历史的经验事实，诉诸对人类行为的观察；他不理会进步、自由和完美理想，而是宣扬神圣的过去、古典时代的德行和必然性，当然，由于无可救药、恶劣腐败的人性，他还鼓吹彻底服从；他不把科学放在眼里，而是鼓吹本能、迷信和偏见的优先地位；他不理会乐观主义，而是大唱悲观论调；他不理会永恒的和谐与和平，而是宣扬冲突、苦难、流血、战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这种必然性神圣无比。对于和平、社会平等、共同福祉以及卢梭所说的朴素纯真的自然人，他一概不屑一顾，而是坚信只有歧异、不平等和利益冲突才重要——它们才是个人和民族的正常生存状

态。他认为，“人”、“自然”和“天赋权利”这些抽象概念毫无意义。他之所论，与孔多塞 (Condorcet)、孔狄亚克 (Condillac) 和 18 世纪的所有伟大科学家试图阐明的东西截然相反。他试图把新生活纳入声名狼藉的君权神授说。他捍卫神秘、蒙昧乃至无知，尤其是非理性因素的重要地位，把它们当作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他能力超群，雄辩滔滔，否认一切明晰的表述，一切理性的形式。迈斯特就像他的大敌雅各宾党人一样，容易兴奋，毫不留情，爱走极端；他的固守信念与真诚，也与他们如出一辙。

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 (Alexander Herzen) 说，1792 年的人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同整个旧制度决裂的彻底性。他说，他们不仅谴责它的所有罪恶，而且否认它的一切优点。他们不想保留任何东西，他们要把罪恶的旧制度消灭得一干二净，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无瑕的制度。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自己建立的新国家，对作为地基的废墟承担任何旧债。而迈斯特把这种态度完全颠倒过来。他在抨击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时表现出的顽固、激情和力量，与革命家如出一辙。他要摧毁所谓的“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他要把它夷为平地，片瓦不留。

他所采用的方式，以及他所宣扬的真理，按他本人的正式说法，是取自于坎普滕的托马斯 (Thomas à Kempis)、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或 17 世纪法国的伟大布道者布尔达罗 (Bourdaloue) 或波舒哀 (Bossuet)。其实，它们与教会的这些伟大精神支柱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相似之处，它们跟奥古斯丁这类人的反理性主义立场，或迈斯特年轻时结识的互济会会员 (Freemasons) 和光照宗信徒 (illuminists)，倒是更为相像。

[1]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1932.

四

迈斯特的基本信条是：自然是个嗜血成性的怪兽，是个杀戮和毁灭的大舞台。18 世纪的人为了发现自然的真相，转向形而上学，转向逻辑，甚至转向几何学。可是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的自然知识的来源。他们若想谈论自然，就得更严肃一点儿。他们说运用观察的手段，运用我们的双眼，不要仅仅因为很多布道者对我们的宣讲，便接受那些教义中的真理。那么好吧，他们必须拿自己的话当真。我们就来看看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吧，迈斯特说。我们不要去翻书本，而是看看自然，看看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历史和动物学吧，没错，就是动物学。它们才是了解自然的真正向导。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让我引用迈斯特的原话：

在生命世界的广大领域，一种赤裸裸的暴力，一种为所有生物的共同命运提供武装的普遍愤怒，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你一离开无生命的世界，马上就会看到，暴死的法条铭刻于生命的每个角落。你在植物界就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从梓树到卑微的草药，有多少植物死亡，有多少植物被杀死！不过，你一进入动物世界，这种法则便立刻成为最可怖的事实。一种狂暴的力量，既隐蔽又明显，在弱肉强食的现象中，它规定一些物种去吞食另一些物种。取是之故，昆虫类、爬虫类、禽鸟类、鱼类、四足动物类，无一不是其他物种的盘中餐。一种动物吞食另一种动物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人处于这些不计其数的动物物种之上，他那毁灭的手，不会放过任何生灵。

接下来的一段法语原文更生动，它由一长串引人入胜的排比句组成：

Il tue pour se nourrir, il tue pour se vêtir, il tue pour se parer, il tue pour attaquer, il tue pour se défendre, il tue pour s' instruire, il tue pour s' amuser, il tue pour tuer: roi superbe et terrible, il a besoin de tout, et rien ne lui résiste... à l' agneau [il demande] ses entrailles pour faire résonner une harpe... au loup sa dent la plus meurtrière pour polir les ouvrages légers de l' art, à l' éléphant ses défenses pour façonner le jouet d' un enfant: ses tables sont couvertes de cadavres... Cependant quel être [dans le carnage permanent] exterminera celui qui les extermine tous? Lui. C' est l' homme qui est chargé d' égorger l' homme... Ainsi s' accomplit... la grande loi de la destruction violente des êtres vivants. La terre entière, continuellement imbibée de sang, n' est qu' un autel immense où tout ce qui vit doit être immolé sans fin, sans mesure, sans relache, jusqu' à la consommation des choses, jusqu' à l' extinction du mal, jusqu' à la mort de la mort.

我把这段话翻译如下：

他为果腹而屠杀，他为御寒而屠杀，他为妆点自己而屠杀，他为自卫而屠杀，他为学习而屠杀，他为自娱而屠杀，他为屠杀而屠杀。这个高傲可怖的万物之王，他要得到一切，天底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他要用羊肠使自己的竖琴悦耳动听，他要用狼牙妆点无聊的工艺品种，他要用象牙为自己的孩子做玩具，他要用各种尸体摆满自己的餐桌。……但是，【在这场大屠杀中】谁将消灭这个灭绝万物的家伙？只能是他本人。承担杀人之责的只能是人。……狂暴毁灭一切生灵的伟大法则由此获胜。苍茫大地，血流不息，它不过是个巨大的祭坛。在这祭坛之上，生命的牺牲永无止境，直到万物绝迹，直到罪恶无存，直到死神归于死亡。^[1]

[1] V.22—25。本文引用的迈斯特，均见于 *Oeuvres complètes de J. de Maistre*, 14vols. (Lyon, 1884—1887)。罗马数字为卷号，阿拉伯数字指页码。

但是，迈斯特说，人也是生而有爱心的。他温柔、亲切、善良。那么，他的愤怒来自何处呢？是大地需要流血？迈斯特问道：司令官在战时下令军队屠杀无辜者，士兵为何从不或很少违抗他的命令？士兵们都是无辜可敬的人，他们在私生活中彬彬有礼，平日里温和可亲，讲道德，敬神明，甚至不去伤害一只苍蝇。然而就是这些人，却投身于疆场，义无反顾地屠杀跟他们同样无辜的另一些士兵，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吗？刽子手毕竟也是人，他受命杀死全然不是或很可能不是无辜的人，杀死那些犯叛逆罪、杀亲罪或其他罪行的人。他杀死的人要比士兵少得多。可是他却成了社会的弃儿，谁也不跟他握手。人们对他既害怕又厌恶，不把他当作社会的普通一员。眼见无辜者血流成河，人们交口称赞；看到罪犯毙命，却唯恐避之不及，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迈斯特说，这是因为战争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因为世界的法则就是如此。这便是迈斯特的核心信条：理性主义的观念全无用处。你若真想明白人们为何有此举动，必须到非理性的因素中寻找答案。它就是让人相信来世而非今生的神秘主义。

五

迈斯特对战争场面尤其着迷。他说，想一想战场吧。人们以为，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井然有序。司令官下达命令，军队开赴战场，胜败取决于军队的优劣或将领指挥有方。其实大谬不然。看看真实的战场吧，不要去翻什么教科书，看看生活吧。历史和动物学才是迈斯特的良师。如果你来到战场上，你所看到的根本不是井然有序的事件的过程，它与目击者甚至战略家、策略家或史学家的描述毫不相干。你所看到的，是骇人的嘈杂与混乱，是屠杀、死亡、毁灭，是伤兵的惨叫、垂死者的哀号、枪炮的轰鸣。“迷醉状态”（V.34）支配着战场上的人。将领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会输掉还是打赢一场战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战争不是靠理

性的算计打赢的，它们是靠道德信念打赢的，它们是靠自我感觉能赢的人打赢的。它们是靠某种非理性的内在确定性打赢的。交战之际，你无法计算你的军队数量是否仍然多于敌方。这不是两人之间的决斗，孰强孰弱一目了然。战役是靠心理打赢的，战役是用怀着信念的行动打赢的。尤其重要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因某种神秘的内在力量而发生的，这种力量肯定不是理性的算计，不是照搬教科书的一套规则，不是导致战役胜败的理性计算或筹划。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讲述勃罗金诺战役时，便有意遵循着迈斯特的这种观点。托尔斯泰读过迈斯特的作品，因为在他所感兴趣这个时期，迈斯特正住在圣彼得堡。他遵循着迈斯特对战役真实面貌的描述，他讲述战争亲历者的体验，而不是目击者或史学家后来提供的那种井然有序、条理分明的说明。因为在迈斯特和托尔斯泰两人看来，人生本身就是这样一场战役，想用理性的语言去描述它，无异于可怕的歪曲。对于本质上非理性的杂乱无章之事，对于根本不服从任何可观察的规律或法则之事，岂能以文过饰非的手法，使其井井有条？

六

迈斯特尤其反对理性乃万物的主宰这种假设。不可能用理性的手段支配人或成就任何事业。他说：你想知道理性在我看来有何作用？理性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卑微的功能，有时可以用来调整达到目的手段。你真以为人类的伟大制度来自于理性的建构？别忘了，制度的任务是树立权威，政府的任务是统治。但凡人类社会，不可以没有政府；但凡政府，必须有至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包含着永无谬误的原则，而惟一绝对永无谬误的东西，只能是神的吩咐。人做出来的东西，人也能把它糟蹋掉；人所建造的事物，人也能把它摧毁。假设你用18世纪推荐的理性手